



寂寞的陳老師

姜紫

仲夏之晨。

蔚藍的晴空
伸向無極的天邊
，縷縷的輕烟從
芳草間裊裊上升
，木麻黃樹像雄
糾糾的武士挺立
在村路的兩傍，
嫩綠的蕙葉梢上
綴着露珠，迎着
朝陽，浮光躍金
，搖曳生姿。

十年了，我已經十年沒有
來看陳老師了。

在一坐樸素的日式房子前
停腳，這兒的一切看來還是如
此的熟悉，如此的親切，就連
門口婀娜多姿的牽草風韻仍不
減當年，只是豐滿了許多——
長得圓圓錦簇了！

輕輕的敲了敲門，我就聽
見熟悉的脚步声，來開門的是
陳老師。

這一坐古舊的日式房子，
外面種滿各種瓜果和花卉，一
片蒼鬱和扶疏，房內擺滿盆景
和中外書籍。

陳老師是我高中時代的國
文老師，也是我接受十多年學
校教育的過程中最愛的一位
老師。

在教室裡，陳老師的博學
和幽默感，往往使同學們感到
每一節課都顯得如此充實而快
捷。

在課堂外，陳老師的私生
活非常謙儉而富詩情畫意，他
的一手好字，更使同學們仰慕
不已！

在高中時代，我們就知道
陳老師膝下有七男一女。雖然
他省吃儉用，沒有任何不良的
嗜好，但是，龐大的生活費和
教育費用，常使陳老師深感苦
惱。每見他

公餘之暇，
常為報章雜
誌撰稿，賺
取稿費，補
貼家庭的開
支，非常的
辛勞。

十年之
後，當我再
度拜訪陳老
師時，我却
發現房內充
滿着一股孤
寂和淒涼之
感，與十年
前那種「人
聲鼎沸」的
情況大不相
同。

在一陣



孩子這麼多，怎麼辦？（黃美惠）

問候之後，我忍不住胸中的疑
慮就衝口問道：「陳老師，我
早知道您有七男一女承歡膝下
，可是現在，他們都那兒去了
？」

「唉！說來真是話長啊，
孩子長大了，各奔前程，勞燕
分飛。去年，我從教育工作崗
位退休下來，就一個人孤零零
地住在這兒哪！」蒼老的聲音
是從陳老師充滿皺紋的臉上發
出的。

「難道他們都不孝順您嗎
？要不然怎麼一個個都走得那
麼遠？」

「不，他們都很好，只是
他們都為現實的生活掙扎、奔

波，無法陪我住在一起而已，
每逢例假，他們也會回來看我
的。」

「那麼，陳老師您是自己
燒飯、洗衣、打掃嗎？」

「現實環境所逼，不得不
如此呀！都怪我年輕時未實行
節育，一下子生了七男一女，
有人說我『七子八婿』真是福
氣。可是，事實上，不但苦了
我自己，也苦了孩子們……唉
！都怪我不好。」

陳老師說到這兒，多紋的
眼角已有些濕潤了。

「這話怎麼講呢？」

「我的孩子都很好，也很
肯上進，我非常滿意他們。老
大和老二現在都已成家，且也
生兒育女，但為了弟妹們的學
費，都拼命的加班或兼差，拖
得他倆個骨瘦如柴，毫無年輕
人的豪邁氣息。」

老三正在服役，老四正在
南部某醫學院醫科上五年級，
還要三年才畢業哪！他自己也
利用課餘找工作，做家教，貼
補費用。一年幾萬元的費用，
真是苦了孩子們……

最小的孩子也都上了高二
，他們在校成績都能出人頭地
，我很滿意，可是他們得不到
應有的照顧。十多歲的年紀就
受到金錢的煎熬，常常身無一
文，真虧他們都把書念得好好
的，我內心真感愧咎難受！」

「老師，現實生活的磨鍊
，使您的公子和千金更能堅強
和充實，真是塞翁失馬，焉知

趁早實施

兩個女兒兩朵花
性情乖巧人人誇
維護母女的康
三三制算最重要

組織家庭先計畫
免得臨時煩惱大
重男輕女並不好
生子太早更是糟

寶島人民生活好
衣住各項享受高
無論大小齊受益
計畫家庭宜趁早

張一帆

非福！」我安慰着他。

「不，話雖如此說，小孩
子却受了不該受的很多苦，年
紀大的要為小弟妹的學費而拖
累、吃苦，排行較小的也為學
費不夠而愁眉苦臉。」

「他們不是把書念得很好
，身體也健康的嗎？」

「可是，他們小小的年紀
就遭受生活上的匱乏，成人真
是罪過啊！還好，今年畢業了
兩個，他們都是學的電子工程
，聘書都接到了，待遇也不壞
！」陳老師說到這裡，臉上綻
開了微笑，如雨後放晴。

「過幾年，老師就可享福
了！」

「不，我奉勸你們，孩子
還是不要生太多，兩個就好，
這是我付出多少血汗，吃不少
苦後所得的實際經驗。」